

在海上相遇

□徐卉婷/文 王浩/摄

与海浪拔河

沿着音乐路往下走，码头停靠着两艘简易的小舢板，渔民正在清理渔网，他们比小岛更早醒来，已经打了一网归来。可惜船上并没有活蹦乱跳的鱼虾，渔民黝黑的脸庞也不舒展，渔网上缠满了水草，应该是洋流带来的水草影响了他们的收成。

花鸟派出所副所长唐翎杰把这种小舢板称作是渔民的“生计船”。昨天在采访中，他讲到过一个关于“与海浪拔河”的故事。而今早这一幕，让我更明白了那场“拔河”的意义。

2024年9月，台风“贝碧嘉”来势汹汹，嵊泗沿海地区出现了十五六级的大风与暴雨天气，花鸟岛全岛进入紧急防御状态。傍晚时分，派出所接到报警，有一艘小渔船被台风带到礁石滩上搁浅了。“必须得把它拉上岸，等台风过境，船肯定就废了。”唐所长带着三名助手，穿上雨衣便钻进了风里，去拯救渔民全家的“生计船”。

起吊机停靠在岸上，只有把小船拉上沙滩，吊臂才能够到。于是，就有了风浪中的那场“拔河”。一根缆绳，一头拴着渔民的生计，一头拴着民警的职责，在台风中被拉成一条颤动的直线。那些雨衣下倔强的身影，让我想起圣地亚哥——那个在湾流中与马林鱼角力的老渔夫。“一二三，一二三……”台风中响起的呐喊声撕破雨幕，缆绳将手心勒得失去知觉，有人跪倒又站起，有人死死抵住礁石缝，整整半个小时不离不弃的救援，渔船终于被救上了岸。

渔民的生计，保住了！

警鸽出列

如果说岛警与风浪的相遇是一场以命相搏的抗争，那么岛警与鸽子的相遇，便是一场温柔的守护。

过了码头，很快就来到派出所临时租用的民房，门还没开，门口却已经停着20来只鸽子，显然正等着民警投喂丰盛的早餐。

昨天一下船，唐所长就神秘兮兮地问我们：“要不要先去喂鸽子？”我们一脸疑惑地来到派出所门口，果然有一群鸽子正原地踱着步等待喂食。鸽子怕生，看到陌生人警觉得很，我稍一抬手，它们便扑棱着翅膀飞到了边上一幢房子的屋顶上谨慎观察，直到看到站在我们身边的唐所长，它们才又“哗啦”一下围了过来，放心地啄食我们撒下去的玉米、黍子。

后来才知道，喂鸽子并不是我们的特殊行程，而是每位来岛游客都会体验的一个项目。派出所在这个项目里藏着自己的“小心思”——趁着游客喂鸽子的当儿，上好“反诈第一课”。“枯燥的说教游客肯定不爱听，但是边喂鸽子边听我们的反诈宣讲就不一样了。”唐所长介绍道。

我凑近才发现鸽子的脚上还绑了一张绿色的小标签，“扫一扫就能看反诈小课堂！”我见过印在环保袋上、奶茶杯上、快递盒上的反诈二维码，唯独没见过绑在动物脚上的，俨然把鸽子当成了反诈盟友，“警鸽”之称当之无愧。

可眼前这热热闹闹的景象，起初却源于“寂寞”。花鸟派出所共有5位民警、3位辅警，受离岛交通影响，他们的勤务是以“月”为单位的，通常是工作一个月，回家休息一星期。如果遇到特殊天气、旅游高峰、同事家中有事，在岛上连续工作的时间甚至要超过两个月。多年前，有位民警为了消解这份寂寞，带了两只鸽子来岛，后来它们代代繁殖，又引来附近山林里的野鸽子，几年下来竟成了拥有30多只鸽子的小小群落。民警特意它们修建了鸽房，每天喂它们水和食物，而它们也认准了派出所的门，所里搬迁一次，它们也便移居一次，处成了如今这亲密无间的战友关系。

岛上马上就要迎来旅游小高峰了，到时它们一定会在游客的欢笑声中，扇动着最闪亮的羽翼，踱出最自信的步伐，将那道绿色的二维码展示给每一个俯下身来的目光——与岛警们携手并肩，像战友般默契，像信使般笃定。

岛上义警

再往前走就是岛上的民宿集群了，这个被称为“浙江圣托里尼”的地方，蓝白相间的屋舍层层叠叠地依偎在山坡上，每一幢民宿背后都是一个故事。

这幢通体白色的民宿我印象格外深刻，唐所长告诉过我，民宿的主人是一对中年夫妻。有天晚上，在一声闷响之后，男主人发现朝南客房落地的大玻璃裂成了一张蛛网，这块玻璃价格不菲，大晚上的也不知道如何去寻找肇事者，无奈之下选择了向派出所求助。民警逐帧查看监控，终于发现了罪魁祸首——竟是一只海鸟。这家伙大概也想来体验一晚高级民宿，可惜眼神不好，一头撞上了玻璃。有了监控画面佐证，民宿主人很快申请到了保险理赔，省下了几千元。

“女主人平时不太和人打交道，但是那次之后她亲手做了牛乳糖给我们送来，那个糖还蛮好吃的！”唐所长说起这事，仿佛嘴里还嚼着那颗糖，甜滋滋的。

多年来，民警就是用这样一点一滴周到又热忱的服务，把那些来自天南海北的民宿主人和管家们渐渐聚拢在一起，从陌生人变成同路人，从单打独斗走向抱团生长。如今，他们当中自发形成了志愿者团队、帮帮团，人人都为这座小岛添一块砖、点一盏灯。

新开的民宿不熟悉外籍人员住宿登记流程，总有资深民宿管家第一时间赶来，手把手地教、一遍遍地讲；台风刚过，沙滩上一片狼藉，“红马甲”们就齐刷刷地出现，弯腰捡拾，像在替大海抚平伤口；旅游旺季，岛上日均游客量突破两千人，派出所忙得脚不沾地的时候，居民们便成了最可靠的义警力量——不需号令，一呼百应。

守塔也守你

站在礁石滩的上方，感受着清晨从太平洋吹来的第一缕海风，黑白相间的“远东第一灯塔”花鸟灯塔巍然伫立，这座始建于清同治九年的灯塔，百余年来日复一日地旋转着那面直径近两米的牛眼透镜，将光柱射向24海里外的茫茫海面。

昨晚站在这里的时候，看到不远处绵延的灯火，还以为另一个有人居住的离岛。唐所长却告诉我，都是等着进长江口的货轮。原来那明明灭灭的灯光，是一艘艘巨轮在海面上耐心的等待，它们从太平洋深处驶来，穿过风浪与暗夜，看到花鸟灯塔这束光，他们的心里就有了底——岸不远了，家也不远了。

而岛警与这灯塔一样，用守护的姿态给人足够的安全感。花鸟派出所所有令人骄傲的数据：连续多年刑事案件零发案。但是警情量少，绝不意味着他们的工作量小，而是他们把工作都做到了群众报警之前。

前一晚，我们就跟着唐所长参加了一次夜巡。走着走着，突然发现有一处民宿的屋顶上冒出了白烟，唐所长直接拨通民宿老板的电话。而此时老板还浑然不知，自查之后发现是因为新来的员工不熟悉操作，把油烟机的某个烟道打开了，导致灶台上的火苗蹿进油烟管道，引燃了油污。电话刚挂掉，有人提着灭火器、有人举着梯子、有人找来了防毒面具，大家齐心协力，没几分钟就把火灾隐患消除在了萌芽状态。

原来，警情就是这样降下去的！在巡逻中发现隐患，在走访中消除矛盾，在岛民扎堆聊天的那口水井边灵通着信息，岛警的工作就像季风带来的阵阵甘霖，将那些雾霾、微尘都轻轻消散了。

清晨，我在下过雨的小岛散步，小岛与我一样，都是刚刚醒来的模样，海风继续，浪也轻柔。在南湾沙滩上，余秋雨为花鸟岛题词的大石头“在海上相遇”静静地伫立海边。小岛不大，我并未刻意去寻找它，《一代宗师》里的一句话“世上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”，是啊，我心心念念的花鸟岛，注定是要在这个乍暖还寒的春天，在东海之滨与我相遇的。



此心安处是吾乡

在那场救援中，我还记住了一个年轻民警的身影，他戴着眼镜斯斯文文，却第一个提着灭火器冲进浓烟。

后来，我专门采访了这位名叫王乾，出生于1994年，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小伙子。

王乾本来从事着视频剪辑工作，因为一直向往海边的宁谧生活，于是选择报考嵊泗公安，被分配到了花鸟岛上工作。在岛上做警察特别考验一个人的综合能力，碰到案子了，得会看现场，会走办案流程；遇到矛盾纠纷了，得会调解，把人的心情给捋顺了；遇到民宿信息登记系统瘫痪了，又得化身网警，帮忙修复系统；遇到交通出行中的小碰小擦，得会现场处置，迅速恢复道路畅通；哦，还有昨晚这样的火灾隐患，还得化身灭火的消防员。王乾直言，他喜欢在这座小岛上工作着，遇到各式各样的人，学会了处理各种各样的事。所里的民辅警之间感情特别好，大家相互扶持，就像家人一样。是啊，昨晚王乾灰头土脸地从屋顶爬下来的时候，唐所长一直在帮他清理身上的粉尘，俨然是兄长的模样。

“我还真愿意一直待下去！”这是他的原话。每到了可以休息的日子，王乾就买一张硬座票，颠簸一夜回到石家庄老家陪陪父母。“虽然离得远，但是陪伴却比有些与父母在同城的人还多一点。”

所里大部分民辅警都来自五湖四海，大家抱着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的那份笃定，在这里安心扎根，驻守生根。我相信这世间的万事万物，都有独属于他的一方归属地。就像前不久，韩德善花鸟灯塔原始手稿正式归属嵊泗花鸟岛，这份在海外漂泊了百年的珍贵手稿终于回归，手稿尚有归处，我们人更是如此。

行程匆忙，我在岛上停留的时间很短，甚至不足24小时，但是这个关于“遇见”的故事却很长。作为一名在钱塘江边土生土长的“潮警”，在这座东海之滨的小岛上，我遇到了与江潮完全不同的海潮，遇到了与江风完全不一样的海风，还有那山、那船、那灯塔，更重要的是，我在这里洞见了“岛警”这样一种完全不同的生命形态，他们开阔而恬淡，他们热烈也温暖，他们守得住寂寞也盛得下山海。

从此，我的钱塘潮声里，多了一片海的呼吸。

